

A Study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Short Story “Twenty Years” (Translated by Wang Yongni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Norm Theory

Yuxiang Chen Ping Ch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yang Jianzhu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Gideon Toury's translation norms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wenty Years” from “O. Henry's Short Stories” translated by Wang Yongnian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3)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multiple case analyses, it deeply explores how the translator makes choices and decisions 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t the initial norms, preparatory norms and operational norms level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Wang's translation pays attention to the balance between sufficiency and acceptability at the initial norms level and adopts a compromise approach; at the operational norms level, it flexibly uses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strategies to handle culture-specific items and ingeniously reproduces the literary features of the original text through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detailed case analyses as support for the norm research of classic literature translation.

Keywords

Translation Norm Theory; “Twenty Years”; Wang Yongnian's translation version

翻译规范理论视角下短篇小说《二十年》的汉译（王永年译本）研究

陈玉祥 陈平

沈阳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辽宁 沈阳 110000

摘要

本文以吉迪恩·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为理论依据，选取王永年翻译的《欧·亨利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的《二十年》汉译本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多个案例分析，深入探讨译者在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及操作规范三个层面如何体现翻译策略的选择与决策。研究表明，王译本在初始规范上注重充分性与可接受性的均衡，采用折中处理；在操作规范层面灵活运用归化与异化策略处理文化专有项，并通过创造性转换巧妙再现原文的文学性特征。本研究为经典文学翻译的规范研究提供了详实的案例分析作为支撑。

关键词

翻译规范理论；《二十年》；王永年译本

1 翻译规范理论

吉迪恩·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将翻译视为受社会文化规范约束的行为系统，为翻译研究带来新视角。该理论框架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部分：初始规范体现译者在“充分性”与“可接受性”间的倾向，形成动态连续统一，决定译者对原文忠实度和目标语适应度的整体把握；预备规范涉及翻译政策和翻译直接性，前者关乎文本选择和翻译方向等宏观决策，后者考察是否经中介语转译，即 *direct translation*^[1]；操

作规范指导翻译实践，母体规范调控文本宏观结构处理，文本语言规范支配微观语言操作^[1]。

该理论打破传统对等观念束缚，将翻译行为置于社会文化背景审视，适合分析文学翻译中译者遵循的规范。其价值不仅在于提供分析工具，更在于揭示翻译背后的社会文化规约系统，超越译文优劣评判，探究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的本质特征。

2 案例分析

2.1 初始规范体现

王译本的翻译策略呈现出“以充分性为主，兼顾可接受性”的鲜明特点。以该句为例：

【作者简介】陈玉祥（2000-），男，中国江苏宿迁人，在读硕士，从事科技英语翻译研究。

原文: A policeman on his beat saw a man leaning against a doorway, lighting a cigar^[1].

译文: 一名巡警在巡逻时看见一个男人靠在门道里点雪茄烟^[4]。

译者首先确保原文信息的完整传递, 将“on his beat”这一体现警察工作特性的表述, 自然地转化为中文惯用表达“巡逻时”, 既准确传达了警察执行巡逻任务的含义, 又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同时, 对“cigar”这一外来词, 译者选择音译为“雪茄”, 这一译名已通过长期使用融入汉语词汇体系, 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固定译法。

这种处理方式既完整保留了原文信息, 确保译文的充分性, 又通过地道的语言转换兼顾了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体验, 体现了译者在跨文化传播中平衡原文本真与读者接受度的匠心。再比如:

原文: “Bless my heart!” exclaimed the other. “It’s Bob, sure as fate. I was certain I’d find you here if you were still in existence^[1].”

译文: “哎呀我的天!” 另一位喊道。“果然是鲍勃。我早就拿准, 只要你还在人世, 我准能在这儿找到你^[4]。”

分析: 充分性体现在译者完整保留了原文所有的惊叹 (“Bless my heart!”)、确认 (“It’s Bob, sure as fate.”) 和条件假设 (“if you were still in existence”) 等信息, 没有遗漏任何关键情节和人物情感, 确保了叙事的完整性。

而该句的可接受性体现则体现在将宗教色彩浓厚的“Bless my heart!”译为“哎呀我的天!”, 既传达了原文的惊讶程度, 又使用了中文里最自然、最匹配的惊叹语, 避免了文化上的隔阂。将“sure as fate”译为“果然”, 并用“早就拿准”、“准能”这些口语化且略带北方方言色彩的词汇, 来翻译“was certain”和“I’d find you”, 极其生动地再现了老友重逢时那种笃定、热络的语气, 使人物的声音和性格跃然纸上, 极大地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2.2 预备规范选择

在预备规范层面, 王译本呈现出显著的系统性特征。译者王永年作为长期深耕英语文学翻译的专家, 其文本选择并非偶然: 欧·亨利作为美国短篇小说巨匠, 其文学地位与独特的“欧·亨利式结尾”在中国读者中享有广泛认知度, 这一选择既契合目标语读者对西方经典文学的期待视野, 也符合出版社系统引入文学经典的规划定位。

在翻译的直接性层面, 该译本严格遵循从源语文本直接翻译的原则, 避免经由第三方语言转译可能造成的意义损耗, 从而确保译文在语义与风格上更贴近原作。这一策略不仅使信息传递更为精确, 也更好地还原了作品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以该译例而言:

原文: Now and then you might see the lights of a cigar store or of an all-night lunch counter; but the majority of the doors belonged to business places that had long since been closed^[1].

译文: 偶尔可见雪茄烟铺或者通宵小吃店的灯光, 但大多数的店铺早都打烊了^[4]。

译文中, “cigar store”被译为“雪茄烟铺”, 而非泛化的“烟草店”, 既保留了原文中西方商业形态的文化特征, 也避免了因过度归化导致的地方色彩流失; “all-night lunch counter”译为“通宵小吃店”, 以中文里常见的“小吃店”对应西方市井文化中的快餐摊档, 既准确传达其全天营业的属性, 又激活了读者对市井夜生活的具体体验; 将“had long since been closed”转化为“早都打烊了”, 则运用了极具汉语口语色彩的表达, 生动再现了彼时纽约街头商铺陆续歇业的夜晚场景。

这些处理在严格保持翻译直接性的同时, 也通过适度的文化补偿策略, 巧妙弥合了目标语读者在历史背景与地域文化上的认知空缺, 体现出译者在“还原原作”与“读者接受”之间的审慎平衡。

2.3 操作规范应用

2.3.1 文化专有项处理

原文: the corner of Twenty-sixth Street and Broadway^[1]

译文: 第二十六街和百老汇路的拐角处^[4]

在处理“the corner of Twenty-sixth Street and Broadway”这一地名时, 译者采用了“音译+类属词”的精准策略: 将“Broadway”音译为保留文化特色的“百老汇”, 并补充“路”这一类属词, 译为“百老汇路”。这种处理方式, 一方面忠实地保留了“Broadway”作为纽约标志性地标所承载的文化独特性与异域情调, 确保了翻译的充分性; 另一方面, 通过添加符合中文地名习惯的类属词“路”, 有效消除了目的语读者可能产生的理解隔阂, 使其在阅读时能瞬间在脑海中构建出清晰的街道路口意象, 极大地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与接受度。这一看似微小的处理, 正是译本在文本语言规范层面娴熟运用平衡艺术的绝佳体现。

2.3.2 文学性语言再现

原文: The light showed a pale, square-jawed face with keen eyes^[1].

译文: 灯光照出一张苍白的方下巴的脸, 眼睛炯炯有神^[4]。

在刻画人物神态时, 译者展现了对中文审美特质的深刻把握。原文“keen eyes”若直译为“敏锐的眼睛”虽准确无误, 但终觉平淡, 失之神采。译者在此突破字面束缚, 创造性选用“炯炯有神”这一经典四字格, 不仅精准捕捉了人物目光锐利、充满活力的核心特质, 更以高度凝练且富于韵律的汉语表达, 瞬间激活了人物的内在神韵。这种处理, 已超越了单纯的语言转换, 是在严格遵循文本语言规范、忠实于原文意蕴的基础上, 对文学形象进行的一次成功再造与升华, 充分彰显了文学翻译所独有的艺术创造性。

2.3.3 对话风格转换

原文: It’s all right, officer, he said, reassuringly^[1].

译文：“没事的，警官”，他安抚地说^[4]。

在翻译人物对话时，译者精准地捕捉了原文的口语化特质，将“It's all right”这一日常安慰语译为高度契合情境的“没事的”，以地道的汉语口语瞬间再现了人物当时轻松随意的语气。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描摹说话方式的副词“reassuringly”，译者并未机械地译为略显生硬的“令人安心地”，而是创造性地将其转换为中文里更惯用的状语成分“安抚地说”。这一处理，不仅准确传达了原文词汇的核心语义，更通过主动顺应汉语多用副词修饰动词的表达习惯，使人物神态的描摹更为自然贴切，整体叙述流畅度显著提升，再次体现了译者在语言转换中兼顾信息准确与表达地道的深厚功力。

2.3.4 关键情节处理

原文：the man from the West, his egotism enlarged by success, was beginning to outline the history of his career^[1]。

译文：那个西部来的男人，成功使他更加自负，开始大谈他的发迹史^[4]。

在刻画人物性格时，译者展现了对原文风格的深刻洞察与精妙再现。面对“his egotism enlarged by success”这一蕴含因果关系的描述，译者并未采用平铺直叙的“因成功而膨胀的自负”，而是将其拆解并重组为“成功使他更加自负”这一地道的汉语因果句式，使逻辑关系更为凸显，人物性格的转变也更为自然。尤为精妙的是，将“outline the history of his career”译为“大谈他的发迹史”。“大谈”一词，不仅生动地描绘出人物夸夸其谈的姿态，更与“发迹史”这个略带世俗与炫耀色彩的词汇相结合，在忠实转述事实的基础上，平添了一抹含蓄的讽刺意味，将原文对人物洋洋自得的微妙刻画展现得淋漓尽致。

2.3.5 修辞手法再现

原文：The waiting man pulled out a handsome watch, the lids of it set with small diamonds^[1]。

译文：等候的男人掏出一块精致的怀表，表盖上镶着小钻石^[4]。

在处理这一细节描写时，译者展现了对文学修辞的敏锐感知和卓越的汉语转化能力。首先，对于修饰怀表的“handsome”一词，译者准确地识别了其移就（Hypallage）的修辞手法——即以本该形容人的词汇来描绘物件，从而赋予物件拟人化的神采。将其创造性译为“精致的”，既跳出了字面束缚，避免了“英俊的怀表”这种生硬直译导致的违和感，又精准地再现了原文意在表达的“精美、出众”这一褒义内涵，确保了译文在文学美感上的等效。其次，对于“the lids of it set with small diamonds”这一通过局部钻石镶嵌来暗示怀表整体华贵的提喻（Synecdoche）手法，译者选用了——一个极为精准的动词“镶着”。“镶”字本身带有工艺感与价值感，搭配“小钻石”的细节，瞬间在读者脑海中构建出

清晰而具体的奢华意象，以一斑而窥全豹，生动地传达了原文“以小见大”的描写意图。（6）叙事节奏把控

原文：In the doorway of a darkened hardware store a man leaned, with an unlighted cigar in his mouth^[1]。

译文：五金店黑黢黢的门口倚着个男人，嘴里叼着支没点燃的雪茄^[4]。

在构建场景与氛围时，译者通过精心的句式重构与细节刻画，展现了高超的叙事驾驭能力。译者并未拘泥于原文“A man leaned in the doorway”的语序，而是将地点状语“五金店黑黢黢的门口”果断前置。这一调整不仅完全符合汉语“先场景后动作”的叙事习惯，更将读者的视线首先引向一个具体且昏暗的环境，瞬间奠定了悬疑的基调。在细节处理上，“darkened”未被简单译为“黑暗的”，而是选用更具画面质感与口语色彩的“黑黢黢”，生动地渲染出店铺的昏暗状态；而“unlighted cigar”译为“没点燃的雪茄”，则巧妙地将英语的过去时态转化为一个持续的状态描写。这些看似微小的词汇选择精准地控制了叙事的节奏，为整个故事铺垫下恰到好处的悬疑氛围，将充分体现了译者在文学翻译中对整体风格与读者心理感受的精准把握。

2.3.6 词性转换

此技巧通过改变原文词汇的词性，使译文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中文多用动词，而英文中名词、介词、形容词等更为常见。

原文：...for the sight of him^[1]...

译文：..... 看见他^[4].....

分析：原文使用名词“sight”来表达“看见”这一动作。如果直译为“对于他的看见”或“他的景象”，会非常生硬拗。

译者将其转换为动词“看见”，将名词结构转化为一个流畅的动宾结构。这种处理完全遵循了中文的动态描写倾向，使句子瞬间“活”了起来，行文自然流畅，是可接受性的典型体现，同时也准确传递了“看见”这一核心动作。

2.3.7 省译

在确保不损害原文主要信息的前提下，省略原文中某些冗余的或在译文中不言自明的成分，使译文更加简洁明了。

原文：There was now a fine, cold drizzle falling^[1]。

译文：这时天下起了冰冷的蒙蒙细雨^[4]。

分析：原文中的“**There was...falling**”是一个典型的英语存在句结构。如果逐字翻译为“现在有细小冰冷的毛毛雨正在落下”，会显得非常啰嗦和西化。

译者果断省译了“**There was**”这个形式主语结构，直接采用中文里最自然的环境描写句式“天下起了...雨”。这种处理省略了语法结构词，却完整保留了“**fine, cold drizzle**”（冰冷的蒙蒙细雨）这一核心环境信息，使表达更直接、更紧凑，完全符合中文的叙事逻辑。

3 结语

该研究深入分析王永年所译的《二十年》后发现:首先,译者追求动态平衡,对文化特有元素适度异化,语言表达倾向归化^[1]。其次,译者善用四字格、灵活使用副词等技巧还原原文风格,并借助句法重构使译文行文流畅自然,再现了原文的文学质感。该研究也为经典文学翻译实践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启示:译者应在准确把握原文精神内涵的基础上,坚持以充分性为根本原则,灵活调和归化与异化策略;同时注重细节的艺术再现,实现修辞效果的跨文化传递;更应时刻关注读者接受维度,在文化传真与阅读流畅性之间寻求有机统一,从而创作出既忠实于原著又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优秀

文学译作。

参考文献

- [1] HENRY O. *After Twenty Years*[M]. New York: McClure, Phillips & Co., 1906.
- [2]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
- [3] 王东风. 翻译规范的理论界定与方法论意义[J]. 中国翻译, 2008, 29(3): 6-11.
- [4] 王永年译.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 [5] 张美芳. 翻译策略与翻译规范的关系[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 34(5): 342-347.